



本土文本

## 遇上林西檬

□张瑛

喻上早晨八点半出门的时候,照例经过南浦路,但这天与往常不同,他发现街上最大的广告牌换了。

换成了一家家装事务所的广告。广告牌上的样板房图片十分显眼,设计者仿佛是照着喻上脑海中“家”的形象绘下的图纸——这是个下着大雾天气,一切景物都朦胧隐约,唯有这广告牌,在氤氲雾气的衬托下倒格外清晰。

喻上忽然间挺想微笑的。他靠边停了车,照着广告牌上的号码拨过去。那头的女声很客气:“您好,喜檬家装。”

喻上好整以暇地靠着,他说:“林西檬,上次你帮我装的欧式风能敲了吗?”

对方听出喻上的声音:“怎么了喻先生,是不满意吗?”

喻上说:“没有不满意就不能重装了?”

“那您什么时候有空过来?我们先聊聊看。”

喻上有些为难:“你新公司在哪来着,不会不好找吧?”

林西檬求财心切:“那我过来吧。”

两人约了时间,林西檬去找他。喻上在读一本厚厚的外文书,字体奇异到林西檬连哪国语言都分辨不出。

见她过来,喻上站起来给她倒水。三百毫升的水杯七分满,加三片柠檬,没有糖。

林西檬站着接了骨瓷杯,心里忽然动了动。她说:“你就不怕我现在口味变了啊……”

喻上看着她:“那你现在变成什么口味了?”他坐在桌前,十指交叠,脸上表情正派而严谨,“如果真变了,倒了换一杯吧。”他说,“厨房有开水。”

林西檬调侃对方不成,反被将了一军,心中悔恨不已,只好囁囁着说:“不不不,挺好,挺好。不能辜负了您的好意。”

喻上看她一眼:“我们俩一起吃吃喝喝也不是一两次了,你的口味……不难琢磨。”其实就是上次装那间欧式风的时候攒下的客户与设计师的交情,但喻上这么一说,倒忽然像老友重逢了。

他又讲,“喜檬家装。‘喜檬’你说过就是喜欢柠檬的意思吧。”

林西檬没料到他的记忆力如此不合时宜地惊人,只好不动声色地换了话题:“上次装的欧式风不是挺好,才半年吧,怎么就要拆了?”

喻上说:“不喜欢了。”

“那也不能这样啊。”想起自己和喻上两个人大夏天去逛家装展大汗淋漓的样子,林西檬有点急。这是逛了多少店谈了多少价才装出来的屋子啊,怎么能说拆就拆。她劝喻上,“你女朋友不是特别喜欢吗,你拆了装修她不得拆了你。”

喻上没什么表情,喝了口茶之后说:“骗你的。”

“诶你这人……”

“欧式风那间不拆。”喻上说,“我卖掉了。”

林西檬刚想问为什么,对方却并不给她问问题的机会,只说:“新房子我找一天带你去看。”

隔两天喻上打电话约她:“有空没?”用的是疑问语气,但其实也没什么给对方商量的余地,他说:“过来。我带你去看新房子。”也不管是周末。客户是上帝。

林西檬只好含恨从床上爬起来,洗漱完毕连早饭都来不及吃——她对于见喻上这件事,总是不自觉地有些急迫与期待。因此只喝一杯温牛奶就算横跨十条街直奔喻上家。但猛一下楼却看见喻上开着车窗闲适地靠在座椅上,像等她很久的模样,见她下来直朝她招手。

他揶揄林西檬:“还住在这八十年代的老旧小区呀,这儿可跟你新锐家装设计师的名号不太符合啊。”

林西檬狠瞪他一眼,并不打算说出是被逼婚逼急了才搬出来的真相,只哼一声:“我这种既出卖脑力又出卖体力的劳动人民怎么能和你们资本家相提并论。”

喻上只是笑。

他带着林西檬驱车去目的地。是个高档小区,推开门一看:哇,江景房,大落地窗,足足得有两百平米。

“资本家!”林西檬说。她四下转一圈,又表达同情,“这大间屋子,

您可得多打扫一些,不然刘小姐早晚会觉得腰酸突出。”

“你不用替她操心。”喻上没什么表情,“那间欧式风刚装好的时候,她就跑去跟她初恋结婚了。”

林西檬惊得不敢再乱说话,只好掏出卷尺和纸笔兢兢业业地丈量又记录。但心里却有并不磊落的喜悦。

量完,她问喻上装什么风格,喻上说你看看着办吧,舒服就行。

林西檬劲头上来了:这房子太棒!梦寐以求,简直和她心目中的完美之家如出一辙。熬了一个星期夜掏心掏肺地作图,大功告成时送去给喻上看。

喻上说成,就这么着吧。

林西檬问:“那材料呢,选什么材质价位?”

“我不在行,不如你决定。”

“我在行,可惜不是付钱的人。”

林西檬说,“不如一起去?”她想起旧年此时两人逛家装城遭遇倾盆大雨,躲在顶楼喝咖啡的场景。

喻上点头:“好呀。”他说,不知道这次会不会下大暴雨。

自然是会的——这样大的公寓少说要装三个月,暴雨下十次都不嫌多。屋子装修得七七八八的时候,两个人去挑地板。路上还晴空万里,到得时候雨滴却已劈头盖脸地打下来了。

喻上顿住脚步:“要不今天别看了吧。趁着没到下班时间回去路上还能通畅点。”说着冲进雨中取车。

他开车转到大厅前去接等着的林西檬,却见她脸色灰白地站着,任由面前一对情侣模样的人趾高气昂地笑。此等姿态,世上只有前男友与他的现任女友才做得出来。

喻上怒从中来,却也不知究竟撞谁。冲进大厅时还听到那女人冲林西檬吃吃地笑:“到现在还只是到这来帮人家看装修啊,你说你为人家做嫁衣这么多年……”

喻上止住心中怒意,摆出笑来,上前牵住林西檬的手:“亲爱的。”他叫得无比妥帖自然,“你说我们窗帘是用蓝色的还是粉色的?”他一米八的挺拔好身材与佳气质足以震慑对方。

只留目瞪口呆自讨无趣的两人

留在原地。

林西檬说:“狗熊救美,真土。”

喻上纠正她:“英雄救丑。”

林西檬并不同以往一样反驳,只转过头去看他,眼神闪亮。她说:“真好。谢谢你。”郑重而真切。

喻上想忍住不知从何而来的笑意,但终究无力招架,只好转过头去干咳一声转移话题:“先去吃饭?”

林西檬说:“不不,您此番恩重如山,我一定要亲自下厨否则无以报。”

后来两个人坐在江景木地板还没铺好的水泥地上,身下只垫一张报纸的时候,喻上端着泡面桶眼神凄厉地问:“这就是你报答大恩的方式?”

林西檬从电磁炉里夹出一个金灿灿的荷包蛋给他,又倒半杯啤酒放在他身侧,自己也坐下捧起泡面桶来,笑眯眯地问:“不然呢,还缺什么?”

还缺什么?喻上看着窗外烟雨蒙蒙下显得清冷寂寞的世界,而自己在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面条,听身侧的人喝着面汤发出满足的叹息声。一瞬间,他想,除了地板,好像也真的不缺什么了。

大功告成的那天。林西檬站在代表自己成果的屋子里,得意地问喻上:“怎么样,不错吧!”这里地板与油漆的选料,卫浴与门窗的品牌,墙纸与橱柜的颜色,统统是她杰作。

喻上四周环顾了一眼:“嗯,不错。”

他说。然后往前走几步,把大门钥匙塞给林西檬,“记得常过来开门窗散散甲醛,再买点活性炭和绿植回来。”

“土豪。”林西檬不满,要把钥匙还回去,“后续这些可不是设计师的工作范围。”

“嗯。我知道不是。”喻上不知从哪变出一朵玫瑰来,动作清爽地塞进林西檬胸前的口袋,“烦请您把这个和钥匙一起收下不知道行不行?这间屋子还有……我,以后就拜托给您了。”他说这话时居然出乎意料地红了脸,“家务共同分担,您不会腰酸突出。”

林西檬站在大房子中间,这里的一切都熟悉而亲切,江风吹过来,她揉了揉鼻子,把钥匙塞进口袋,指了指大阳台:“那我我要在那里烤肉。”

## 优选龙袍镇(散文)

□李新勇

护肝醒酒。

如果说菱蒿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龙袍镇的汤包则是智慧优选的结果。

汤包之出现,多半不会始创于大富贵之家,面和肉都充足,犯不着把包子皮擀到如同纸薄,更犯不着将猪肉跟蟹肉混搭到一起,他们吃的就是个实心馒头吃就不错了,谁敢奢望在一两把麦面上翻花样?汤包多半源于中产阶层。有面,但不多,须擀到最薄才够;猪肉也不多,加素菜不体面,添上些蟹肉就把面子撑起来了;多不多不少的那点猪皮也不要浪费了,熬成皮冻入馅儿。瞧瞧,这么一来,南北交汇、城乡交融,既面子里子都有了,还滋味丰富。

汤包成名之后,那馅儿就讲究起来了,如今龙袍镇的汤包所用的蟹,都是龙袍本地的中华绒螯蟹。

汤包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都特别考究,保证了龙袍镇的汤包韵味奇美,形态饱满耐看。单单收口,少的褶皱有一二十道,多的竟达三十多,让汤包状如盛开的秋菊。汤包顶上的蟹黄,恰似秋菊的花蕊。

吃汤包是有仪式感的,“轻轻提、快快移、先开窗、后喝汤”,这句话全国到处都在说。我个人的体验,前三个动作无有不妥,最后一个动作略显简单粗暴:先把汤喝完了,剩下包子皮和馅儿怎么吃?我的做法是,汤包入碗,用筷子将汤包侧个身,再用筷子头开个小口,消散掉太多的热气,再一口一口将皮、馅儿、汤汁逐步纳入口中,细细品尝。这程序,改成轻轻提、快快移、侧个身、皮馅齐,也许更有仪式感。

江海新韵

驿站(组诗)  
□刘信国

奔行  
与其  
在时间的缝绻间  
争论日落与日升的辩证关系  
不如一根筋地  
驾驭  
向太阳借来的那架马车  
埋头奔驰  
至于昨夜  
葡萄在卧榻上  
思考诗歌的灵魂  
是否能够爬起身来  
礼赞途中  
高尚或是卑微的风景  
并不十分重要  
因为,双目中的前方并无  
终点

无关忘川  
我用我善良而忠厚的沉默  
给你一座山峰  
所有隆起的经脉  
除去善良和对爱的固执以外  
并无风景  
偶尔如云絮飘荡的歌声  
不一定唤起美丽的共鸣  
但能饮于忘川  
让你读到风雨后的笑容  
因此,未来  
还是一朵将开未开的花朵  
我相信  
山峦终将锦绣  
我的肉体 and 灵魂必然与你  
一起飞翔

时间  
很想  
奋起一拳  
把时间砸成一堆肉泥  
然后,塑成我够用的模式  
终于  
没有砸下去  
我怕由此产生的后果  
对你不再公平

家  
有人问我  
我的家在哪里  
指着西北天空中一朵云  
我说,在它下面  
两朵向日葵追着太阳等我  
一朵是我母亲,一朵是我  
妻子

蚂蚁  
突然醒悟  
我抱着着的石头和麦子  
仅是我  
精神世界里的某种图腾  
而真实的我  
是在地心  
掘进岩土的一只蚂蚁  
无足轻重  
却是无与伦比地坚韧不拔

清晨  
沿着你眉宇的走向  
黑夜譬如昙花  
因此,更为乐意站在  
你轻扬的指尖  
送别清晨闪耀的最后一粒星  
然后醒来  
把你的梦写进诗  
做你  
最爱吃的早餐

破茧  
天降大任与我的节奏  
已不是

一次两次苦我心智  
劳我筋骨  
当我撕开  
手脚上凝结的厚厚的茧  
安坐其中的  
除了你时时的笑  
和时时的忧愁以外  
并无喧闹而起的喜悦

追逐无悔  
我追逐阳光追逐月色  
在那一日  
雷鸣电闪之后  
在那一场  
倾覆我的骤雨与狂风之后  
从此  
所有的念想  
向阳光而生向月色而生  
即便棘刺上  
高挂着血沫的疼  
和沉默的思考

过程  
猛烈向我扑来的雨  
像是明了  
我被暑气桑拿着的心思  
于是  
在劈头盖脸的一顿推搡之后  
满目云翳竟然化作了  
合辙押韵的胃口

等雨来  
确实是  
一只白鹭  
从原野的深绿中翩跹而至  
似我去年夏天  
写给风的一首小诗  
最后一句  
依稀如今日此刻的情景  
我千裂的心  
等着  
飞扬的雨来

自嘲  
夏天的阳光  
终于烤尽了我所有的白发  
因此  
我仰头长笑  
秋  
终于愿意来  
为我洗净残余在发根下  
纠缠不休的烦恼  
不必费心  
冬藏时节到底有几粒归仓  
这一切  
此刻就已一目了然

回眸  
岁月  
实在过于漫长  
满是茧子的掌心再也绕不住  
他们的脸  
长满各自的风景  
鲜丽的花和多姿的小草  
山峰与河流  
以及刻满徽记的风雨和雷电  
以及  
不顾一切轰然西下的落日  
或许  
朝霞将以新的含义  
写一首迥异于往常的诗歌  
诗歌中的王者  
依旧戴着曾经的冠冕  
讲述专有的传奇  
与今天的流云并无关系  
与高悬于头顶的氯化钠并  
无关系

流水线的民工  
□张士达  
在我的眼里,马达车  
宛如她的田园  
起早摸黑地耕耘  
匀称的针脚  
在飞速转动的马达车声里  
长成一排行茂盛的五米,  
大豆  
从播种到收获  
洒下的汗水难以计数  
在她的眼里,车台上的布片  
仿佛天边的彩云  
铺开,堆起  
幻化成一张张百元大钞  
腰酸背痛的辛劳  
被遗忘在乡间的水泥路上  
明天,她又像初升的太阳  
照亮千丝万缕的生活  
酿造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诗意  
畅想岁月不老,青春飞扬

